

中华藏典(二)名家藏书

十九

正 世 情

经 范 史

(上)

(下)

情

史

(下)

【明】

冯梦龙

辑评

卷十七 情秽类

秦宣太后

秦宣太后爱魏丑夫。太后病且死，令曰：“我死，必以魏子为殉。”庸芮谏曰：“以死为无知，何空以生所爱，葬无知之死；死若有知，先王积怒久矣。太后救过不暇，何得更私魏丑夫乎！”太后乃止。

辟阳侯

刘、项争雄，太公与吕后常在楚军中为质，舍人审食其从焉，后因与私。既定天下，食其以功封辟阳侯。辟阳侯谨慎，尝为外庭解纷，故终吕后之世无患。

以高帝之雄略，吕氏之咆哮，而食其能顺事不忌，其亦有过人者矣。

飞燕合德

赵后飞燕，父冯万金，祖大力，工理乐器，事江都王协律舍人。万金不肯传家业，编习乐声，亡章曲，任为繁手哀声，自号凡靡之乐，闻者心动焉。江都王孙女，姑苏主，嫁江都中尉赵曼。曼幸万金，食不同器不饱。万金是通赵主。主有娠。曼性暴妒，且早有私病，不近妇人。主乃托疾居王宫，一产二女，归之万金，长曰宜主，次曰合德，当皆冒姓赵。宜主幼聪悟，家有彭祖方脉之书，善行气术。长而纤便轻细，善蹇步行，若人手执花枝颤颤然，他人莫可学也，号为飞燕。合德膏滑，出浴不濡。善音辞，轻缓可听。二人皆出世色。万金死，冯氏家败。飞燕姊弟流转至长安，于时人称赵主子，或云曼之它子，与阳阿主家令赵临共里巷，托附临，屡为组文刺绣献临，临愧受之。居临家，称临女。临尝有女事官省，被病归死。飞燕或称死者。飞燕姊弟事阳阿主家为舍直，常窃效歌舞，积思精切，听至终日不得食。且专事膏沐澡粉，其费亡所爱。飞燕通邻羽林郎射鸟者。飞燕贫，与合德共被。夜雪，期射鸟者于舍旁。飞燕露立，闭息顺气，体温舒亡疹粟。射鸟者异之，以为神仙。

飞燕缘主家大人得入宫，召幸。其姊妹樊嫕为丞光司弈者，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，为之寒心。及幸，飞燕瞑目牢握，涕交颐下，战栗不迎帝。帝拥飞燕三夕，不能接，略无谴意。宫中素幸者从容问帝，帝曰：“丰若有馀，柔若无骨，迁延谦畏，若远若近，礼义人也，宁与汝曹婢胁肩者比耶！”既幸，流丹浹席。

嫔私语飞燕曰：“射鸟者不近汝邪？”飞燕曰：“我内视三日，肉肌盈实矣。帝体洪壮，创我甚焉。”飞燕自此特幸后宫，号赵皇后。帝居鸳鸯殿便房。省帝簿，嫔上簿，因进言：“飞燕有女弟合德，美容体，性醇粹可信，不与飞燕比。”帝即令舍人吕延福以百宝凤毛步辇迎合德。合德谢曰：“非贵人姊召不敢行，愿斩首以报宫中。”延福还奏，嫔为帝取后五彩组文手藉为符，以召合德。合德新沐，膏九回沉水香，为卷发，号新髻；为薄眉，号远山黛；施小朱，号慵来妆。衣故短，绣裙小袖，李文袜。帝御云光殿帐，使樊嫔进合德。合德谢曰：“贵人姊虐妒，不难灭恩。受耻不受死，非姊教。愿以身易耻，不望旋踵。”音词舒闲清切，左右嗟赏之啧啧。帝乃归合德。宣帝时，披香博士，淖方成，白发教授宫中，号淖夫人，在帝后唾曰：“此祸水也，灭火必矣。”

帝用樊嫔计，为后别开远条馆，赐紫茸云气帐，文玉几，赤金九层博山缘盒。嫔讽后曰：“上久无子，宫不思千万岁计耶？何不时进上，求有子！”后听嫔计，是夜进合德。帝大悦。以辅属体，无所不靡，谓为温柔乡。谓嫔曰：“吾老是乡矣，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！”嫔呼万岁，贺曰：“陛下真得仙者。”上帝赐嫔蛟文万金、锦二十四匹。合德尤幸，号为赵婕妤。婕妤事后，常为儿拜。后与婕妤坐，后误唾婕妤袖。婕妤曰：“姊唾染人绀袖，正似石上花。假令尚方为之，未必能若此衣之华。”以为石华广袖。真腊夷献万年蛤，不夜珠，光彩皆若月，照人亡妍丑，皆美艳。帝以蛤赐后，以珠赐婕妤。后以蛤妆成金霞帐，帐中常若满月。久之，帝谓婕妤曰：“吾昼视后，不若夜视之美，每旦令人忽忽如失。”婕妤闻之，即以珠号为枕前不夜珠，为后寿，终不为后道帝言。后始加大号，婕妤奏书于后，

献重宝三十六物以贺。后报以云锦五色帐,沉水香玉壶。婕妤泣怨帝曰:“非姊赐,吾死不知此器。”帝谢之,诏益州留三年输,为婕妤作七成锦帐,以沉水香饰。婕妤接帝于太液池,作千人舟,号合宫之舟。池中起为潭州榭,高四十尺。帝御流波文縠无缝衫,后衣南越所贡云英紫裙,碧琼轻绡,广榭上。后歌舞《归风送远》之曲,帝以文犀簪击玉瓿,令后所爱侍郎冯无方吹笙以倚后歌。中流歌酣,风大起。后顺风扬音,无方长喻细袅以相属。后扬袖曰:“仙乎仙乎,去故而就新,宁忘怀乎?”帝曰:“无方为我持后。”无方舍吹持后履。久之,风霁。后泣曰:“帝恩我,使我仙去不得。”怅然曼啸,泣数行下。帝益愧爱后,赐无方千万,入后房闼。他日宫妹幸者,或褰裙为绌,号曰留仙裙。

又侍郎庆安世,年十五,善鼓琴,能为《双凤离鸾》之曲。后悦之,白上,得出入御内,绝见爱幸。尝着轻丝履、紫绋裘,招风扇,与后同居处。

婕妤益贵幸,号昭仪,求近远条馆。帝作少宾馆,为露华殿、含风殿、传昌殿、求安殿,皆为前殿。后殿又为温室、凝缸室、浴兰室,曲房连槛,饰黄金白玉,以璧为表里,千变万状,连远条馆,号通仙门。后贵宠,益思放荡,使人博求术士,求却老之方。时西南北波夷致贡,其使者觉茹一饭,昼夜不卧偃。典属国上其状,屡有光怪。后闻之,问何如术。夷人曰:“吾术天地平,生死齐,出入有无,变化万象,而卒不化。”后令樊嫫弟子不周遗千金。夷人曰:“学吾术者,要不淫与谰言。”后遂不报。他日,樊嫫侍后浴,语甚欢。后为樊嫫道夷言。嫫抵掌笑曰:“忆在江都时,阳华李姑,畜斗鸭水池上,若獭啗鸭。时下朱里芮姥者,求捕獭狸献。姥谓姑曰:是狸不他食,当饭以鸭。”姑

怒绞其狸。今夷术真似此也。”后大笑曰：“臭夷何足污我绞乎！”

后所通宫奴燕赤凤者，雄捷能超观阁，兼通昭仪。赤凤始出少嫔馆，后适来幸。时十月五日，宫中故事，上灵安庙。是日吹埙击鼓，歌连臂踏地歌《赤凤来》曲。后谓昭仪曰：“赤凤为谁来？”昭仪曰：“赤凤自为姊来，宁为他人乎？”后怒，以杯抵昭仪。后曰：“鼠子能啗人乎？”昭仪曰：“穿其衣，见其私，足矣，安在啗人乎？”昭仪素卑事后，不虞见答之暴。熟视不复言。樊嫔脱簪叩头出血，扶昭仪为拜后。昭仪拜，乃泣曰：“姊宁忘共被，夜长苦寒不成寝，使合德拥姊背邪？今日垂得贵，皆胜人，且无外搏，我姊弟其忍内相搏乎？”后亦泣，持昭仪手，抽紫玉九钿钗为昭仪簪髻，乃罢。帝微闻其事，畏后不敢问，以问昭仪。昭仪曰：“后妒我耳！以汉家火德，故以帝为赤龙凤。”帝信之，大悦。

后在远条馆，多通侍郎、宫奴多子者，婕妤倾心翊护，常谓帝曰：“姊性刚，或为人搆陷，则赵氏无种矣。”每泣下凄恻。以故白后奸状者，帝辄杀之。侍郎、宫奴，鲜绮蕴香，恣纵栖远条馆，无敢言者，后日夜欲求子，为自固久远计，常托祷祈，别开一室，自左右侍婢以外，莫得至者。帝亦不得至焉。多用小犊车，载少年子为女子服，入宫与通。日以十数，无时休息，有疲惫者，辄代之，而卒无子。帝一日，惟从三四人往后宫。后方与人乱，不知，左右急报，后惊。遽出迎帝。后冠发散乱，言语失度。帝固疑焉。帝坐未久，复闻壁中有人嗽声。帝乃去。由是有害后意。

一日与昭仪方饮，忽攘袖瞋目，直视昭仪，怒气拂然不可犯。昭仪遽起，避席伏地曰：“臣妾族孤寒，无强近之援，一旦

得备后庭 ,浓被圣私 ,恃宠邀爱 ,众毁来集。加以不识忌讳 ,冒触威怒 ,臣妾愿赐速死 ,以宽圣抱。'因涕泪交下。帝自引昭仪曰 : '汝复坐 ,吾语汝。'曰 : '汝无罪 ,汝之姊 ,吾欲梟其首 ,断其手足 ,置于溷中 ,乃快吾意。'昭仪问 : '何缘而得罪 ?'帝言壁衣中事。昭仪曰 : '臣妾缘后 ,得备后宫 ,后死 ,则妾安能独生 ?愿以身先膏斧钺。'因大恸 ,以身投地。帝惊 ,遂起持昭仪曰 : '吾以汝故 ,隐忍未发 ,第言之耳 ,何自恨若是。'久之 ,昭仪方就坐 ,问壁衣中人。帝阴穷其迹 ,乃宿卫陈崇子也。帝使人就其家杀之 ,而废陈崇。昭仪往见后 ,言帝所言 ,且曰 : '今日妾能拯救也 ,存殁无定 ,或亦妾死 ,姊尚谁攀乎 ?'乃泣下不已。后亦泣焉。自是帝不复往后宫承幸 ,御者昭仪一人而已。

会后生日 ,昭仪为贺 ,帝亦同往。酒半酣 ,后欲感动帝意 ,乃泣数行。帝曰 : '他人对酒而乐 ,子独悲 ,岂不足耶 ?'后曰 : '妾昔在后宫时 ,帝幸主第 ,妾立主后 ,帝时视妾不移目 ,甚久。主知帝意 ,遣妾侍帝 ,竟成更衣之幸。下体尝污御服 ,急欲为帝浣去 ,帝曰 : '留以为忆。'不数日 ,备后宫 ,时帝齿痕犹在妾颈。今日思之 ,不觉感泣。'帝惻然怀旧 ,有爱后意 ,顾视嗟叹。昭仪知帝欲留 ,先辞去。帝逼暮方离后宫。

后因帝幸 ,心为奸利 ,经三月 ,乃诈托有孕 ,上笺奏 ,略云 : '近因始生之日 ,复加善视之私 ,时屈乘舆 ,再承幸御。臣妾数月来 ,内宫盈实 ,月脉不流。知圣躬之在体 ,辨天日之入怀。虹初贯日 ,总是真符 ;龙已据胸 ,兹为佳端。'帝时在西宫 ,得奏 ,喜动颜色 ,答云 : '因阅来奏 ,喜庆交集。夫妻之私 ,义均一体 ,社稷之重 ,嗣续其先。妊体方初 ,保绥宜厚。药有性者勿举 ,食无毒者可亲。倘有所需 ,无烦笺奏 ,口授宫使可矣。'两宫候问 ,宫使交至。后虑帝幸 ,见其诈 ,乃与宫使王盛谋 ,辞以

有妊者不可近人,近人则有所触焉,触则孕或败。盛以奏帝,帝不复见后,第遣使问安否。甫及诞月,帝具浴子之仪。后与盛谋,于都城外有初生子者,买以百金,以物囊之入宫。既发器,则子死。后惊曰:“子死,安用也?”盛曰:“臣今知矣,载子之器,气不泄,世子所以死也。若穴其上,使气可出入,则子不死。”盛得子,趋宫门欲入,则子惊啼尤甚。盛不敢入。少选,复携之趋门,子复如是,盛终不敢携入宫。盛来见后,具言子惊啼事。后泣曰:“为之奈何?”时已逾十二月矣,帝颇疑讶。或奏帝云:“尧之母十四月而生尧。后所妊当是圣人。”后终无计,乃遣人奏帝云:“不幸圣嗣不育。”帝但叹惋而已。昭仪知其诈,乃遣人谢后曰:“圣嗣不育,岂日月不满也?三尺童子尚不可欺,况人主乎?一日手足俱见,妾不知姊之死所也。”

后帝病缓弱,太医万方不能救。求奇药,尝得慎恤胶,遗昭仪,昭仪辄进帝,一丸一幸。一夕,昭仪醉,进七丸。帝昏夜拥昭仪。居九成帐,笑吃吃不绝。抵明,帝起御衣,阴精流输不禁。有顷,绝倒。裹衣视帝,余精出涌,沾污被内,须臾帝崩。宫人以白太后。太后使理昭仪。昭仪曰:“吾持人主如婴儿,宠倾天下,安能敛手掖庭,令争帷帐之事乎?”乃拊膺呼曰:“帝何往乎?”遂呕血而死。

晋 贾 后

贾后,讳南风,父充。后既立,而废弑杨太后,遂荒淫放恣,与太医令程据等乱。洛南有盗尉部小吏,端丽美容止,既给厮役,忽有非常衣服。众咸疑其窃盗,尉嫌而辩之。贾后疏

亲,欲求盗物,往听对辞。小吏云:“先行逢一老妪,说家有疾病,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,欲暂相烦,必有重报。于是随去。上车下帷,内篋箱中。可行十馀里,过六七门限,开篋箱,忽见楼阁好屋。问此是何处,云是天上。即以香汤见浴,好衣美食将入。见一妇人,年可三十五六,短形,青黑色眉,后有疵。见留数夕,共寝欢宴,临出,赠此众物。”听者闻其形状,知是贾后。惭笑而去。时他人入者多死,惟此小吏以后爱之,得全而出。

郁林王何妃

郁林王何妃,讳婧英,庐江灊人,抚军将军戡女也。初将纳为南郡王妃,文惠太子嫌戡无男,门孤,不欲与婚。王俭以南郡王妃,便为将来外戚,唯须高胄,不须强门。今何氏荫华族弱,实允外戚之义。永明三年,乃成婚。

妃稟性淫乱,南郡王所与无赖人游,妃择其美者,皆与交欢。南郡王侍书人马澄,年少,色美甚,妃悦之,常与斗腕较力,南郡王以为欢笑。

澄者,本剡县寒人,尝于南岸逼略人家女,为秣陵县所录,南郡王语县散遣之。澄又逼求姨女为妾,姨不与。澄诣建康令沈徽孚讼之。徽孚曰:“姨女可为妇,不可为妾。”澄曰:“仆父为给事中,门户既成,姨家犹是贱,正可为妾耳。”徽孚呵而遣之。十一年,为皇太孙妃,又有女巫子杨珉之,亦有美貌,妃尤爱悦之,与同寝处如伉俪。及太孙即帝位,为皇后,封后嫡母刘为高昌县都乡君,所生母宋为馀杭广昌乡君。后将拜,镜

在床,无因堕地。其冬,与太后同日谒太庙。杨珉之为帝所幸,常居中侍。明帝为辅,与王晏、徐孝嗣、王广之并面请,不听。及令萧谡、坦之固请。皇后与帝同席坐,流涕覆面,谓坦之曰:“杨郎好少年,无罪过,何可枉杀。”坦之耳语于帝曰:“此事别有一意,不可令人闻。”帝谓皇后为阿奴,曰:“阿奴暂去。”坦之乃曰:“外间并云,杨珉之与皇后有异情,彰闻遐迩。”帝不得已,乃为敕。坦之驰报明帝,即令建康行刑,而果有敕原之,而珉之已死。

后既淫乱,又与帝相爱褻,故帝恣之。又迎后亲戚入宫,常赐人百数十万,以武帝曜灵殿处后家属。帝废,后贬为皇妃。

元帝徐妃

梁元帝徐妃,讳昭佩,东海剡人也。天监十六年十二月,拜湘东王妃,生世子方等、益昌公主含贞。妃无容质,不见礼于帝,三二年一入房。妃以帝眇一目,每知帝将至,必为半面妆以俟,帝见则大怒而出。妃性嗜酒,多洪醉,帝还房,必吐衣中。与荆州后堂瑶光寺智远道人私通。酷妒忌,见无宠之妾,便交杯接坐。才觉有娠者,即手加刀刃。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,又与淫通。季江每叹曰:“柏直狗虽老犹能猎,萧梁阳马虽老犹骏,徐娘虽老犹尚多情。”时有贺徽者,美色,妃要之于普贤尼寺,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。既而贞惠世子方诸母王氏宠爱,未几而终。元帝归咎于妃。及方等死,愈见疾。太清三年,遂逼令自杀,以尸还徐氏,谓之出妻,葬江陵瓦官寺。帝制

《金楼子》述其淫行。

北齐武成皇后胡氏

胡后者 ,安定胡延之女。其母范阳卢道约女 ,初怀孕 ,有胡僧诣门曰 :“此宅瓠芦中有月。”既而后。天保初 ,选为长广王妃。产后主日 ,鸛鸣于产帐上。武成崩 ,尊为皇太后。陆媪及和士开 ,密谋杀赵郡王睿 ,出娄定远、高文遥为刺史。和、陆谄事太后无不至。初 ,武成时 ,后与诸阍人褻狎。武成宠幸和士开 ,每与后握槊 ,因此与后奸通。自武成崩后 ,数出诣佛寺 ,又与沙门昙献通。布金钱于献席下 ,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 ,武成平日所御也。乃置百僧于内殿 ,托以听讲 ,日夜与昙献寝处。以献为昭立统。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昙献 ,乃至谓为太上者。帝闻太后不谨 ,而未之信。后朝太后 ,见二少尼 ,悦而召之 ,乃男子也。于是昙献事亦发 ,皆伏法。并杀元山王三郡君 ,皆太后所昵也。帝视晋阳 ,奉太后还邺 ,至紫陌 ,卒遇大风。舍人魏僧伽明风角 ,奏言 :“即时当有暴逆事。”帝诈云邺中有急。弯弓缠稍驰入城 ,令邓长颺幽太后北宫。仍事 ,敕内外诸亲一不得与太后相见。久之 ,帝复迎太后。太后初闻使者至 ,大惊 ,虑不测。每太后设食 ,帝亦不敢尝。周使元伟来聘 ,作《述行赋》,叙郑庄公克段而迁姜氏。文虽不工 ,当时深以为愧。齐亡 ,入周 ,恣行奸秽。隋开皇中殂。

魏灵太后

武都人杨白花,少有勇力,容貌雄伟。灵太后(胡姓,司徒国珍女,能射中针眼。初为尼,颇能讲道,宣武帝召入掖庭,立为后。)逼通之。白花惧及祸,率其部曲奔梁,易名华。太后追思不能已,为作《杨白花歌》,使宫人昼夜加臂蹋足歌之。其辞曰:“阳春二三月,杨柳齐作花。春风一夜入闺闼,杨花飘荡落南家。含情出户脚无力,拾得杨花泪沾臆。秋去春来双燕子,愿衔杨花入窠里。”

宣武于洛阳立瑶光寺,为椒房学道之所。掖庭美人并在其中,亦有名族处女,来仪此寺。及尔朱兆入洛,纵兵大掠,时有秀容胡骑数十,入瑶光寺淫秽。自后颇获讥讟,京师语曰:“洛阳男儿急作髻,瑶光寺尼夺作婿。”

隋宣华夫人陈氏

宣华夫人陈氏,陈宣帝之女也。性聪慧,姿貌无双。及陈灭,配掖庭,后选入宫为嫔。时独孤皇后性妒,后宫罕得进御,惟陈氏有宠。晋王广之在藩也,阴有夺宗之计,视为内助,每致礼焉。进金蛇、金驼等物,以取媚于陈氏。皇太子废立之际,颇有力焉。及文献皇后崩,进位为贵人,专房擅宠,主断内事,六宫莫与为比。及上大渐,遗诏拜为宣华夫人。

初,上寝疾于仁寿宫也,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。平旦出更

衣。为太子所逼，夫人拒之，得免。归于上所，怪其神色有异，问其故。夫人泫然曰：“太子无礼。”上恚曰：“畜生何足付大事，独孤诚误我！”因呼兵部尚书柳述、黄门侍郎元岩曰：“召我儿。”述将等呼太子，上曰：“勇也。”述、岩出阁为敕，书讫，示左仆射杨素。素以其事白太子。太子遣张衡入寝殿，遂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者，并出就别宫。俄闻上崩，而未发丧也。夫人与诸后宫相顾曰：“事变矣！”皆色动股栗。晡后，太子遣使者赍金盒子，緘纸于际，亲书“封”字，以赐夫人。夫人见之惶惧，以为鸩毒，不敢发。使者促之，乃发，见盒中有同心结数枚。诸人咸悦，相谓曰：“得免死矣！”陈氏恚而却坐，不肯致谢。诸宫人共逼之，乃拜使者。其夜，太子烝焉。及炀帝即位之后，出居先都宫。寻召入，岁余而终，时年二十九。帝深悼之，为制《伤神赋》。

唐高宗武后

武氏得幸于太宗，为才人，赐号武媚。高宗为太子时，入侍太宗疾，见武氏，悦之，遂即东厢烝焉。太宗崩，武氏为尼。忌日，上诣寺行香，武氏见上而泪。时王皇后疾，萧淑妃之宠，阴令武氏长发，纳之后宫，欲以间淑妃。武氏巧慧多权数。初入宫，屈体事后，后数称其美。未几，大幸，拜为昭仪。后及淑妃宠皆衰，更相与谮之，上皆不纳。及武后生子，上欲废后而立之。褚遂良谏曰：“武氏经事先帝，众所共知，天上耳目，安可蔽也？万代之后，谓陛下为何如主？”武氏在帘中大言曰：“何不扑杀此獠！”上乃逐遂良而立武氏。王皇后与萧妃并废。

遂良不谏于畜发纳之宫中之日 ,而谏于宠深爱笃欲立为后之时。呜呼 晚矣 !

武氏既立为后 ,母杨氏进封荣国夫人 ,贺兰寡姊封韩国夫人 ,卒。有女封魏国夫人 ,有殊色 ,在宫中 ,帝尤爱幸之。初 ,相里二子元庆、元爽 ,及后从兄惟良、怀运 ,事杨氏不以礼 ,虽列位从官 ,而后内衔之。后既忌魏国夫人夺己宠 ,会封泰山 ,惟良、怀运以岳牧来集 ,从还京师。后置堇毒杀魏国夫人 ,归罪惟良等 ,尽杀之。元庆、元爽从坐 ,流龙州、振州 ,死 ,家属徙岭外。取贺兰敏之为士 護 祀 ,后赐武氏 ,袭封周国公。

敏之少韶秀 ,轻俊自喜 ,杨氏其外祖母 ,与私通 ,因言其才 ,俾继士 護 。后亦属意焉。尝曲宴于宫中 ,后逼淫之。敏之惧得罪 ,固辞。后愧且恨 ,未发也 ,而会杨氏卒。后出珍币建佛庐徼福 ,敏之干没自用。司卫少卿杨思俭女 ,选为太子妃 ,告婚期矣。敏之闻其美 ,强私焉。杨丧未毕 ,褫衰粗 ,奏音乐。太平公主往来外家 ,宫人从者 ,敏之悉逼乱之。后叠数怒 ,至此暴其恶 ,流雷州 ,表复故姓 ,道中自经死。元爽子承嗣 ,奉士 護 后。

上元元年 ,进号天后。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庭 ,几四十不嫁。太子弘言于帝 ,后怒 ,鸩杀弘。帝将下诏 ,逊位于后 ,宰相郝处俊固谏 ,乃止。仪凤中 ,帝病头眩 ,不能视。侍医张文仲、秦鸣鹤曰 :“ 风上逆 ,砭血 ,头可愈。”后内幸帝疾 ,得自专 ,怒曰 :“ 是可斩也 !帝体宁刺血处耶 ?”医顿首请命。帝曰 :“ 医议疾 ,乌可罪 !且吾眩不可堪 ,听为之 !”医一再刺。帝曰 :“ 吾目明矣 ,”言未毕 ,后帘中再拜谢 ,曰 :“ 天赐我师 !”身负缙宝以赐。

帝崩 ,中宗即位 ,天后称皇太后 ,遗诏军国大务听参决。

嗣圣元年,太后废帝为卢陵王,自临朝,以睿宗即帝位。后坐武成殿,帝率群臣上号册。越三日,太后临轩册帝。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,施参紫帐临朝。尊考为太师,魏王妣为王妃。时睿宗虽立,实囚之,而诸武擅命。于是英公李敬业,临海丞骆宾王等,起兵于扬州,以恢复为名。弗克,死之。

寻诏毁乾元殿为明堂,以浮屠薛怀义为使督作。怀义本姓冯氏,名小宝,鄆人也,阳道伟岸,性淫毒,佯狂洛阳市,露其秽,千金公主闻而通之,上言:“小宝可入侍。”后召与私,大悦。欲掩迹,得通籍出入,使祝发为浮屠,拜白马寺主。诏与太平公主婿薛绍通昭穆,绍父事之。给厩马,中官为驺侍,虽武承嗣、三思,皆尊事惟谨。至是,托言怀义有巧思,故使入禁中营造。补阙王求理上言,以为太宗时有罗黑黑,善弹琵琶,太宗阉为给使,使教宫人。陛下若以怀义有巧性,欲宫中驱使者,臣请阉之,庶不乱宫闱。表寝不出。堂成,拜左威卫大将军、梁国公。

太后寻郊见上帝,加尊号曰圣母神皇,享万象神宫,制“曐”等十二文,自名为曐。进拜怀义辅国大将军、鄂国公,令与群浮屠作《大云经》,言神皇革命事,颁示天下。后稍图革命,然虑人心不肯附,乃阴忍鸷害,斩杀怖天下。内纵酷吏周兴、来俊臣等为爪牙,有不嫌若素疑惮者,必危法中之。宗姓侯王及他骨鯁臣将相,骈颈就钺,血丹雘户,家不自保。太后操笏具坐重帟,而国命移矣。遂大赦天下,改国号周,自称圣神皇帝。立武氏七庙,皆尊帝号。太子从姓武,降为皇嗣。

太后虽春秋高,善自涂泽,左右亦不觉其衰也。俄而二齿生,下诏改元为长寿,又自加号金轮圣神皇帝,置七宝于廷,曰:金轮宝、白象宝、女宝、马宝、珠宝、主兵臣宝、主藏臣宝,大

朝会则陈之。

怀义负幸昵，气盖一时，出百官上。初，明堂既成，太后命怀义作夹纆大像，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，于明堂北搆天堂以贮之。当始搆，为风所折，更搆之。日役万人，采木江岭。数年之间，费以万亿计，府藏为之耗竭。怀义用财如粪土，太后一听之，无所问。每作无遮会，用钱万缗，士女云集；又散钱十车，使之争拾相践踏，有死者；所在公私田宅，多为僧有。怀义颇厌入宫，多居白马寺。所度力士为僧者，满千人。侍御史周矩疑的奸谋，固请按之。太后曰：“卿姑退，朕即令往。”矩至台，怀义亦至，乘马就阶而下，坦腹于床。矩召吏将按之，遽跃马而去。矩具奏其状，太后曰：“此道人病风，不足语。”所度僧悉流远州。

太后寻加号天册，改元天册万岁。作大无遮会于明堂，凿池为坑，深五丈。结彩为宫殿，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，云自池涌出。乃杀牛取血，画大像，首高二百丈，云怀义刺膝血为之。张像于天津桥南，设斋。时御医沈南璆，亦以材具善御女，得幸于太后。怀义心愠。是夕，密烧天堂，延及明堂，火照城中如昼，比明皆尽。暴风裂血像为数百段。太后耻而讳之，但云内作工徒，误烧麻主，遂涉明堂。命更造之，仍以怀义充使。又铸铜为九州鼎，及十二神，皆高一丈，各置其方。先是，河内老尼，昼食一麻一米，夜则烹宰宴乐，畜弟子百余人，淫秽靡所不为。武什方自信能合长生药。太后遣乘驿于岭南采药。及明堂火，尼入唁，太后怒，叱之曰：“汝常言能前知，何以不言明堂火？”因斥还河内，弟子及老尼比日等逃散。又有发其奸者，太后乃复召尼还麟趾寺，弟子毕集。敕给使掩捕，尽获之，皆没为官婢。什方闻之，自缢死。怀义既焚明堂，心不自安，言